

瀋江維多利亞學校 (中學部)  
Victoria Shanghai Academy (Secondary Section)



V704660

# 克·吐溫

## 短篇小說選

唐蔭蓀 譯



多采多姿的風信子

彷彿馬克·吐溫的靈魂春天!

克·吐溫極盡辛辣諷刺之能事的短篇佳作，將您真實演出美國當代社會弊病、性的寫實劇，引您在滑稽幽默中淌下痛惜沉思的眼淚。我們力薦精選作品，邀您在馬克·吐溫深邃精湛的幽默文學天空。

世界短篇  
小說選⑬

馬克·吐溫短篇小說選

F T9



馬克·吐溫 (1835~1910)

美國文學史上最傑出的幽默諷刺作家馬克·吐溫出身寒微，少年時期起即自立而累積的各種社會經驗，為他認識真實世界及日後深刻的針砭現實醜惡的創作打下穩固的基樁。

以第一篇短篇小說《卡拉維拉斯縣出名的跳蛙》一舉成名的馬克·吐溫擅長以幽默為武器，進行揭露抨擊社會弊端、毒害的創作，於嘲諷挖苦之餘，經常隱藏著「文以載道」的教訓意味，這全拜他擁有清醒的頭腦、敏銳的眼光和高度的社會責任意識之賜，使他的作品能跳脫當代流行單純淺薄的幽默文學領域，提升幽默文學的深度與高度。馬克·吐溫正是憑他明澈透視人生的慧眼，使自己戴上19世紀批評現實主義代表作家無可非議的桂冠。

ISBN 957-626-394-8



總經銷：青流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縣土城市中央路三段281巷23弄20號  
TEL: (02) 267-8261

抱住我的雙腿，叫我做爸爸！

我放棄了競選。我降下旗幟投降。我不夠競選紐約州州長運動所要求的條件，所以，我呈遞上退出候選人的聲明，並懷著痛苦的心情簽上我的名字：「你忠實的朋友，過去是正派人，現在卻成了偽證犯、小偷、拐屍犯、酒瘋子、賄賂犯和訛詐犯的馬克·吐溫。」

一八七〇年

- ①坐木槓：這是當時美國的一種私刑。把認為犯有罪行的人綁住，身上塗上柏油，黏上羽毛，讓他跨坐在一根木棍上，抬著遊街示眾。

## 古怪的夢

包含一種寓意

前天晚上我作了一個奇特的夢，夢見我坐在門前的石階上（也許不在一個特定城市）沉思，時間好像是在晚間十二點或是一點左右。氣候溫和而又爽快。空氣中沒有人聲，甚至也沒有一聲腳步聲。除了偶爾有遠處一隻狗的擁塞的吠聲，以及更遠處另一隻狗的模糊的應和聲之外，沒有別的聲音來加強這死一般的寂靜。不久，我聽到街道那邊有一種骨器相碰的嗶剝聲，我猜想那是一次聚會上奏小夜曲時響板①所發出的響聲。馬上我又看到一具高高的骷髏，戴著頭巾，用一塊破爛的、發了霉的裹屍布半裹著，那些破爛的布條，不斷拍打著那塊裹屍布上的多稜的格子花樣，那骷髏邁著一種莊嚴的闊步，從我身邊搖擺而過，消失在星光的黯淡的朦朧之中。他肩上扛著一副破裂了的、遭蟲蛀壞的棺材，一隻手裡拿著一捲什麼東西。這時我才明白那骨器相碰的嗶剝聲是怎麼一回事了，原來是這傢伙的關節在一齊活動，他走動時肘部敲擊著兩側的骨骼。可以說我對此感到驚奇。在我還沒來得及集中思想來進行推測這個鬼怪的出現將預兆著什麼時，我聽

到又走來一個——因為我能聽出那種嘩剝聲。他肩上背著他那棺材的三分之二，耷下來著棺材頭部和腳部的幾塊板子。我很想仔細看看他那頭巾下面，並想跟他談談話，但當他轉過身來，用他那洞穴狀的眼窩和裂開透出的牙齒向我微微一笑，走過我身邊時，我認為我無法留住他。他剛走，我又聽到了那嘩剝聲，從陰暗的淡灰色光線中又湧現出一個。這一個背著一塊沉重的墓碑，被壓得彎腰而行，用根繩子在他身後拖著一副簡陋的棺材。當他走到我身旁時，朝我絮絮實實地看了一、兩眼，然後轉過身去，將背朝著我說：

「你願意為同類將背上這傢伙鬆下來嗎？」

我為他鬆下那墓碑，直到它落到地上。我一邊為他鬆開那碑，一邊注意到那上面刻有「約翰·巴克斯特·科普曼赫斯特」這個名字，並刻上了死者去世的年月「一八三九年五月」。這個亡人令人厭煩地挨著我坐下，用他的大上頷骨拭擦他的腦門骨——我斷定他這樣做主要是由於生前的習慣，因為我並未見到他擦走一滴汗水。

「太糟了，太糟了。」他說，一邊將屍衣的碎片拉過來纏在身上，又鬱鬱不樂地將下顎倚靠在一隻手上。然後又將他的左腳放在右腿膝頭上，開始用一根從棺材上弄出的生了鏽的釘子，心不在焉地刮起他的踝骨來。

「什麼太糟了，朋友？」

「啊，一切的一切。我幾乎希望我根本不會死去。」

「你說的話使我吃驚。你何以要說這種話？有什麼事情不如意嗎？是怎麼一回事？」

「怎麼一回事！瞧這屍衣——都是些破布片，瞧這塊墓碑，全是被敲得七凸八凹的，瞧那丟臉的舊棺材。凡是一個人的特性都在他眼面前毀盡了，還要問他是不是有什麼事情不對頭？簡直是硫磺烈火②。」

「請別激動，請別激動。」我說，「那太糟了，的確太糟了；但是，我卻認為處於像您這樣的地位，不會太計較這一類事情。」

「唔，我親愛的先生，我的確計較這些事情。我的自尊心受到了傷害，而且我的舒適也受到了傷害——我可以說受到了摧毀。我將陳述我的立場——我將用一種使你能領會的方式來徵求你的意見，如果你讓我這樣做的話。」這副可憐的骷髏說，一面戳了戳他那屍衣後面的頭巾，好像是為了澄清他的行為，這就無意中使他自己表現出一種洋洋得意的、歡樂的神態，這種神態，可以說與他所處地位的那種莊嚴性格極不相符，與他那種苦惱的心情形成了顯著的對照。

「請繼續講下去。」我說。

「我就住在從你這兒往上走一、兩個街區的那片令人丟臉的古老墓地，在這條街——就在那邊。喏，我真希望將我這根軟骨丟掉就好！——從下面往上數第三根肋骨，朋

友，要是你身邊帶繩子的話，就用它來繫這根肋骨的一端，將它繫在我的脊骨上，雖然，有根銀絲帶來繫要舒適得多，而且也更耐磨和更相稱，如果總是摩擦那地方的話——想到用這種方法會要寸寸斷裂，那只是由於他子孫後代的忽視和不關心而已！」——這可憐的鬼怪磨了磨他的牙齒，他那磨牙的方式使我感到一陣傷心和顫抖——因為他的上唇、鼻子等部分沒有了肌肉和表皮，就大大增強了他磨牙的效果。「我住在那古老的墓地，住了有三十來年了；我告訴你，自從我那衰老疲憊的身軀第一次在那兒躺下之後，事情就在起變化；我躺下之後，翻翻身，伸個懶腰，準備睡它一個長覺，心裡覺得很爽快，因為我永遠地離棄了煩惱、傷心、焦慮、懷疑和恐懼，帶著使人感到安慰日益增加的滿足諦聽那教堂司事③所做的工作，從他撒到我棺材上的第一鏟土的驚人的啪嗒聲，到滅弱為構成我的新屋頂的模模糊糊的輕拍聲——妙極了！我的新家！我希望今晚你能去試試！」這時我那位夢幻中的亡人用他只有骨骼的手，在我身上啪嗒作響地拍了一下。

「是的，先生，三十年前我在這兒躺下，那時我是幸福的。因為當時還是在城外的鄉村——還是在那微風拂拂、鮮花盛開的雄偉的古老森林，懶洋洋的風跟樹葉囁語私語，松鼠在我們周圍嬉戲，有時從我們墳上跳過，爬蟲類生物常來拜訪我們，鳥兒們的歌聲充滿那寧靜的荒野。啊，那時一個人一生即使只活十歲便死也很值得！每一件事情都很愉快。我和鄰居關係很好，因為住在我鄰近的所有死人都屬於這座城市的最上等的家庭。」

我們的子孫後代似乎想到了我們的世界。他們將我們的墳墓保持在一種極好的狀態下；圍籬總是完美無缺地得到修理，墓前板總是塗了漆或是石灰水，每當它看來已經腐蝕或已朽壞，便馬上換塊新的；墓碑保持豎得筆直，欄杆完好無損地光明透亮，玫瑰叢和灌木叢的修剪和整枝工作做得無懈可擊，圍牆清潔、光滑，牆上鋪滿石子。但這樣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的後代已經忘記了我們。我的孫子住在用由我們這些老手們賺來的錢建成的華貴堂皇的房子裡，而我卻睡在一座有害蟲入侵的沒人理睬的墳墓裡，而且那些害蟲還咬碎我的屍衣為牠們築窩！我和跟我躺在一起的朋友們開創了這座良好的城市，並保證了它的繁榮興旺，而我們的這些可愛的、華貴的乳臭小兒卻將我們留在破落的墓地裡腐爛，對此，鄰人們咒罵，陌生人嘲笑。看看過去和現在的不同吧——比方說：我們的墳墓現在通通都塌陷了；墳前的木板已經朽壞和倒塌；墳前的欄杆忽左忽右地搖晃，有一隻腳還蹣在空中，模仿那種不適當的輕率的樣子；我們的墓碑疲憊不堪地傾斜著，我們的墓石沒精打采地垂著頭；沒有任何裝飾品——沒有玫瑰花，沒有灌木叢，沒有砂石小路，沒有任何令人眼目舒適的東西；甚至連那未經油漆的、古舊的、用來作為表示我們神聖的人決不與野獸為伍的標誌，並防止不小心的腳步損害墳墓的木板圍籬，也已搖搖欲墜，終致懸垂街頭，僅僅成為我們墳地的淒涼情景的一種通告，並因此招來更多的嘲笑。現在我們已不能在友好的森林裡隱藏我們的貧窮和衣衫襤褸的窮酸相了，因為

這座城市已向四處伸開它摧毀性的手臂，將我們也包括在裡面，我們老家所有令人歡樂的東西現在存留下來的，只是那一叢叢林木，它們還矗立在那兒，對城市生活感到厭倦，它們將根伸入到我們的棺材裡面，望著那煙霧濛濛的遠方，希望它們能生長在那兒。我告訴你，這種情形是不光彩的！」

「你開始了解——你開始知道這是一種什麼樣的情況。當我們的後代在用我們的錢過奢侈生活時，我們卻不得不在市內，我們的周圍努力奮鬥去收集頭骨和遺骸。天哪，我們墓地沒有一座不漏的墳墓——一座也沒有。每當夜晚下雨時，我們不得不爬出來到樹上去棲息——有時我們突然被從頸背流下的冰冷的水滴弄醒。我接著還告訴你，有些古墳通常升起來，衝過那些古老的墓碑，墓裡的那些老骷髏則匆匆忙忙奔到樹上棲息！哎呀，要是你在某些這樣的夜晚十二點鐘以後到那一帶去走走，你就可以看到我們十五、六個人棲息在一根大樹枝上，我們的關節沉悶枯燥地卡嗒作響，風從我們的肋骨間吹過，發出呼哧呼哧的聲音！我們曾多次冷冷清清地在那上面棲息三、四個鐘頭，然後爬下來，凍得僵硬，冷徹骨髓，遍身困倦，彼此相借顫抖來為各自墳墓中的積水——要是我現在將腦袋往後仰，你往我口中瞥上一眼，就可以看到我的頭巾上有一半已積滿陳舊的乾沉渣——有時它使我感到何等的頭重腳輕和昏昏沉沉！是的，先生，如果你多次碰巧在天亮以前到這邊來，你就會見到我們正在從墳墓裡舀水出來，並將我們的屍衣掛在籬笆上

晾乾。嗨，有天早晨我的一件極好的屍衣在那兒被偷掉了——我認為是一個名叫史密斯的同類偷去的，他住在那邊的那個下等墓地——我之所以這樣認為是因為當我第一次見到他時，他除了穿件格子布襯衫之外，什麼衣服也沒有，而最近我在一個新墓地的一次社交集會上見到他時，他卻是同類中衣著最講究的一具屍體——而一個值得注意的事實是，當他一見到我時便離開了；不久，這個墓地的一個老婦人的棺材便不見了——她無論到哪兒都總是帶著它的，因為如果她在夜空中過於暴露，就容易著涼而引起痙攣性風濕病，這病本來就要了她的命的。她名叫霍奇基斯——安娜·馬蒂爾達·霍奇基斯——也許你認識她？她有兩顆上門牙，個兒高，但背很駝；左邊的肋骨掉了一根；有一縷褪了色的頭髮懸在她頭骨的左邊，頭上還有一小束，在她的右耳前面一點點；下顎用金屬線繫在一邊，那地方也鬆動了；左前臂的小骨沒了——在一次打鬥中失去的——走路時昂首闊步，雙手叉腰，鼻孔高懸，一副『公雞』樣子——相當地無拘無束，卻是一切都磨損毀壞了，直到看起來像一只用壞了的奶油色竹籃——也許你見到過她？」

「絕沒有那樣的事！」我無意識地突然叫喊道，因為不知為什麼我總有些不期望問題會變成那種形式，而且它也使我有點猝不及防。但我趕緊為我的粗魯進行道歉，說，「我的意思只是認為我沒有那種榮譽——因為我不會考慮到沒有禮貌地同你的一位朋友去談話。你剛才說你丟了東西——這是件很可恥的事——但這也顯示出你留下來的那件

屍衣當時是很值錢的呢。那是怎麼——」

一種極其可怕的表情，開始顯現在我的客人的臉部的衰朽的面目和皺縮的臉皮中間，我也開始變得不安和苦惱，而他卻告訴我他只是在努力表現出一種深深的、狡獪的微笑，加上還眨眨眼睛，以暗示其時他已經獲得了他現在穿的衣服，而這衣服卻是鄰近墓地的一個鬼魂失去的。這才使我安下心來，但我請求他從此以後要控制住自己，不要談話，因為他的面部表情含糊不清，即使極其謹慎小心，也容易失敗，尤其要避免發笑。我想他現在可能確實在考慮一次輝煌的成就，那就是很可能用一種非常不同的觀點來說明我。我說過我喜歡看一副快活的骷髏，甚至是正正當當地開玩笑，但我認為發笑不是一副骷髏的拿手好戲。

「說得對，朋友，」這可憐的骷髏說，「事實正如同剛才我對你所說的。這些古老墓地中的兩個——一個就是我居住的這個，另一個在前面更遠一些的地方——已經為我們今日的子孫後代有意忽略了，以至於他們再也不把這兩處地方當成他們的祖宗塋地來看待。除了骨學上的不舒適——從這裡的這種多雨氣候來說，這可不是一件小事——之外，事情的現狀是要導致地產的毀滅。我們將不得不搬家或是甘心於眼睜睜看到我們的家產被耗損，遂至完全被毀掉。現在你將還很難相信這一點，但這是真的，而且在我的所有相識者中，他們的棺材沒有一口得到過好好修理——眼下這是一個絕對的事實。我

且不說那些下層人民，他們是躺在松木匣子裡，擱上一輛專門的運貨馬車；我要談談你們這些高尙的人士，你們這種不朽的人物，躺的是鑲銀的棺材，在一列送葬隊伍前面的黑色羽毛飾④下行進，可以選擇墓地——我是說像賈維斯、布萊索和伯寧那種人家的人那樣，他們也全都要毀滅，他們是我們同類中的最富裕者。現在瞧瞧他們——財富徹底地完蛋了，而且為貧窮所苦惱。布萊索家族中的一個，竟然將他的墓碑賣給了一個新近埋在這兒的酒店老板，以換得一些新鮮的刨花放在自己頭下。我告訴你，這件事具有重大的意義，因為沒有一具屍體有像他這樣值得驕傲的墓碑。他喜歡讀那碑文，過了不久，他自己終於相信那碑文上所說的事了，於是你就有可能看到他夜復一夜地坐在圍籬上面欣賞那碑文。墓誌銘是廉價的，每當一個可憐的傢伙死後，它們就給他寫下數不盡的好處，尤其他要是生前總是遭逢厄運時。我希望他們更加習慣於這一點。現在我不發牢騷了，但私下我總認為我的子孫後代只給我這塊陳舊的厚厚墓碑未免太吝嗇了一點兒——加上那墓碑上連一句恭維話也沒有。通常只有『歸取應得酬勞』這樣幾個字在上面。當我初次看到這樣的字眼時，我感到自豪，但久而久之我注意到，凡是我的老朋友到這兒來時，他總要將他的項鏈掛在圍籬上，拉長著臉從上到下看那碑上的字，當他看到那幾個字，他對自己嗤笑一聲，然後走開，看樣子心裡滿意而舒適。於是我便將那幾個字刨去，以擺脫那些笨蛋。但一個死去的人總是在他的墓碑上取得自豪的。那邊賈維斯家的

墓現在已有五、六個之多，他們都帶有家裡給他們的紀念碑。而史密瑟斯和某些僱傭工的鬼魂不久前也帶著他們的紀念碑從這裡走過。喂，希金斯，再見了，老朋友！那是梅雷迪思，希金斯——一八四四年死的——是我們這個墓地的同伴——良好的古老家族——曾祖母是印第安人——我跟他關係最密切——他沒答應我是因為他沒聽到我叫他。同時我也很抱歉，因為我本該將他介紹給你。你當會喜歡他的，他是你所見到過的最為支離破碎，背部特別下凹，全身都扭歪了的一副老骷髏，但他很富有樂趣。他發笑時，那聲音就跟拿兩塊石頭相磨擦一樣嘎嘎作響，而且他總是以一種類似用指甲從一塊窗玻璃上劃過那樣的快活的尖叫聲開始發笑。嗨，瓊斯！那是年老的哥倫布，瓊斯——屍衣花了四百美元——全部家當，包括墓碑，二萬七千美元。那是一八二六年春天的事。那時這算是很大的氣派呢。死人們從老遠的阿勒格尼山區來看他的這些東西——我隔壁墳墓裡的那個夥伴還能很清楚地回憶起那時的情況。現在你看見那手臂下夾著一塊床頭板，一條腿骨從膝頭以下沒了，身上什麼也沒穿的那位嗎？那是巴斯托，達爾豪塞，住在哥倫布，瓊斯隔壁，他可是我們墓地中裝備最豪華的人。我們全都上當了。我們無法容忍我們的子孫後代給我們的這種待遇。他們開闢新墓地，但卻讓我們在此受辱。他們修補街道，可他們從不修補關於我們或屬於我們的東西。瞧我這副棺材吧——我還要告訴你，它當年卻是一件在這個城市的任何一個客廳裡都要引人注意的器具。如果你需要它，你

就可以得到它——我可沒錢對它進行修理。給它換個新底，換掉一部分蓋，再在左邊加一點隔板，你就將發現它像你所試過的任何一類那樣的貯藏所一樣舒服。不，謝謝——不，哪兒的話——你對我很有禮貌，在我似乎要忘恩負義之前，我要將我所有的財產給你。看！這件壽衣是一種很有特色的輕便的東西，如果你喜歡——不要？唔，那隨你的意吧，但我希望我是公正無私的——我這個人是不打什麼卑賤主意的。再見，朋友，我得走了。也許今晚我能找到一個好路子——也不知道。我只知道有一件事是確實的，那就是我現在找到了移民的線索，我將再也不會睡在那個破破爛爛的墓地裡了。在我找到體面的駐地之前，我將到處旅行，即使我徒步走到新澤西州。所有的男人們都在離開，這是昨晚的秘密會上決定的，大家都去移民，而在太陽昇起來時，我們的舊居住地將連一根骨頭也不會留下了。這樣的墓地可能會適合於我的那些還活著的朋友，但卻不適合於那些榮幸留下來說東道西的人。我的意見是一般的輿論。如果你有懷疑，你可以去看看那些離開的鬼魂在他們出發之前，是如何的將所有的車弄得亂作一團。他們在表達他們的厭惡時，幾乎成了暴動性的。喏，這兒就有幾個布萊索家的鬼魂，要是你願意幫助我背上這塊墓碑，我猜想我會加入他們一夥，隨他們一起慢慢前進的——布萊索家這聲勢浩大的古老家族，外出時經常總是用六匹馬拉的靈車，五十年以前當我白天在街上行走時，所見到的就全是這種情況。再見，朋友。」

他就這樣背上他的墓碑，加入那可怕的隊伍，身後拖著那副已經損壞的棺材，因為雖然他曾那麼熱切地向我諄諄勸說，我還是拒絕了他的殷勤。我推測大約有兩個鐘頭的時間，當這些可憐的無家可歸者，背負著他們的慘澹的家產，卡喀卡喀地從我面前走過時，我一直坐在那兒，對他們報以深深的同情。他們中間有一、兩個年輕一些，衣衫也不是那麼破爛的，在鐵路上打聽關於夜班列車的情況，但其餘的似乎並不熟悉這種旅行方式，只是詢問關於通向各種不同城鎮的普通道路，其中有些在現今的地圖上已經找不到了，它們在三十年前就已從地圖上而且也已從地球上消失，其中少數幾個城鎮只是在地圖上空有其名，而實際上在任何地方都未曾存在過，而且有幾處幽靜地點還要找房地產經辦處。他們打聽在那些城鎮中墓地的情況，以及在對死者的尊敬方面，當地的公民們具有什麼樣的名聲。

這整個事件使我深感興趣，而且迫使我對這些無家可歸者產生同情。這一切似乎都是真實的，我不以為這是一個夢，我對一個裹在屍衣裡的流浪者說出了我頭腦中的一種想法，就是要將這次古怪的而且非常悲慘的移民寫成故事出版，但我又說，正如事件本身所發生的那樣，似乎我不戲弄墳墓中的臣民，不對死者表現出不敬，就無法真實地描寫出這一切，而我這樣做，卻要使他們在世的朋友們感到震驚和苦惱。但這位處事平淡的、莊嚴的以往公民的殘餘遠遠地倚靠在我的籬笆的那邊，對著我的耳朵悄悄說：

「別讓這件事使你煩惱。這個社會群體既能建立起我們現在正從那兒遷出的那種墓地，也就能建立起任何一類一具屍體可以說躺在裡面的被忽略和被拋棄的墓地。」

就在這緊要時刻，雞叫了，這支不可思議的隊伍消失了，沒留下一片或一根骨頭。這時我也醒來了，發現我自己躺在床上，而頭卻伸出床外，而且「下垂」得相當厲害——也許是一種有利於作富有寓意的夢的姿勢，但絕無詩意。

附記：讀者可以確信，如果他那個小鎮上的墓地保持得井井有條，這個就完全不是對準他那個鎮，而是特地並且惡意地對鄰近那個鎮而發的。

一八七〇年

① 響板：一種由木、骨或象牙製成的圓形凹板，演奏時戴在大指和中指上，為音樂或舞蹈伴奏。

② 硫磺烈火：《聖經》中所說的上帝從天庭所降下的用以懲罰有罪者的烈火。見《聖經·舊約全書·創世記》第十九章第二十四節。

③ 教堂司事：教堂工作人員，擔任教堂內外管理、敲鐘和管理墓地等工作。

④ 一種榮譽的表徵。